

痴心不改壮文情

今年国务院颁布《壮文方案》60周年,屈指一算,我与壮文的不解之缘也有30多个年头了。期间经历的许多事情就此作为故事与各位贝依分享吧。

壮文学校来任教

20世纪80年代初,正好是我区恢复壮文推行工作的初始之年。当时参加完高考,还不懂壮文为何物的我,为了跳出农门,乖乖地听了当时的班主任的话,毅然报读了广西民族学院(今天的广西民族大学)中文系壮文专业。大学毕业,被统分到广西壮文学校任教。

到了广西壮文学校后,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一心投入到专业课的教学之中,《壮语文》《壮汉双向语法比较》《翻译》《壮族简史》《壮族文学概要》几乎所有的壮文专业课都轮了个遍,在上课中提高,在教学中不断总结经验,搞课题,写论文,搞创作,就这样小说、散文、论文等接连不断地发表。因为有些平常的积累。自己的职称也从助讲、讲师、高级讲师一步一个脚印的拾级而上。我想,这就是俗话说所说的有付出就有回报吧。

壮文送我上北京

1998年春节前夕我接到了中央民族语文学翻译局壮文室的邀请,首次参加了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民族语文学翻译工作。这一去,令我对壮文爱得刻骨铭心。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一种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在党中央、国家领导人看来是何等的重要,想想壮文从最初的民

间创制的方块壮字“sawndip”到后来国务院颁布的《壮文方案》,到壮语、壮文能够体面地与蒙语蒙文、藏语藏文、维吾尔语维吾尔文、哈萨克语哈萨克文、朝鲜语朝鲜文、彝语彝文一道,成为七个语种之一走进全国最高级别的人民大会堂。壮语壮文何其荣光,不是共产党的领导,不是党的民族语文学政策好,想都别想。就冲这一点,咱们壮族就应该世世代代抱着感恩的态度善待壮语、壮文。之后一共到北京参加全国人大政协两会的文件翻译和走进人民大会堂进行大会文件的壮语同声传译工作六次。

壮文广交天下友

在自己从教近30年的光阴中,因为壮文有幸结识了很多的朋友,除了国内的还有国外的。国内有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泰国的Anna女士、新加坡的陈金锋博士、日本东京经济大学的松本光太郎博士,等等。让我印象最深的当属Anna女士了。记得1993年夏天,一位60多岁的老人找到我,说是为了学习壮文,独自一人从泰国来到壮乡武鸣,现住在局毛村的一户壮族人家,过着深居简出

的日子,希望能帮助她完成她的这个梦想。我想,一个外国老人,为了学习壮语、壮文,耐着寂寞,克服着语言不通的困难,这得需要下多大的决心和有多么坚定的毅力呀。就这样,我们靠着英汉字典加上手语,开始了她的壮文学习之旅。当时还没有电脑这么先进的现代教学设备,她就用一部录音机,从学习壮文的声韵调开始,逐步到简单的会话。就这么一字一句地学着说着录着,回去之后她又听着记着。因为她住在村里,一天到晚都跟着记者人因吃同住,再加上她有泰语的基础,学习起来也没有我预想中那么难。几年候鸟般的生活,来往于中国壮乡和泰国之间,最终把壮文给学到手了,还逐字逐词地把它变成了词典。

三校教授真荣光

回顾近30年所经历的一切,从最初的助理讲师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今天副教授级别的高级讲师,当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壮文。正是当初对壮文的不离不弃,才使自己今天在壮文这一行业里面小有成就:完成了多个课题的研

究,作为主编、副主编编辑出版了学前教育儿童指导用书《快乐壮文》(下册)、小学《壮语文》教材(四年级上册、五年级上册)、高中《壮语文》选修课教材(上下册),参与配音译制的壮语电影、电视连续剧、动画片四部,完成了多部壮族医学著作的翻译,等等。同时我也因为曾经的坚守和埋头钻研,荣幸地于2016年受聘为广西民族大学外硕士生导师,2017年又光荣地受聘为广西法官学院的教授。

子承父业再续航

著名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谈到藏语的传承和保护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警醒世人的话语:一个人要想真正读懂自己民族的历史,了解自己的民族,只有用母语才能读懂它,才能细细品味;拼出它的沧桑;一个真正了解民族的人,才会知道他(她)的根在哪里。对壮族和壮语、壮文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道理呢?

当下有太多的眼光因为世俗而变得功利起来。但是,我想,有些事总要有人去坚守,特别是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即便没有灯红酒绿的繁华,赏一片月下斑驳的星辉又如何?只要自己感觉无愧便好。因为自己对壮语、壮文的不舍和眷恋,我和我的妻子都一致认为,让儿子也融入我们的事业中来不是更好?于是今年他就参加了成人高考,报的唯一志愿就是广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希望他能如愿以偿,这样我们一家就可以携手一起共同幸福出发了。

(作者:广西壮文学校 滕明新)

“新民婆”学壮文

“新民婆”学壮文很艰苦,也很励志,所以把学壮文的故事写下来,以飨读者。

那个“新民婆”就是我,母语讲新民话,为了工作需要学习壮文。

我在2013年的暑假开始到广西民族大学学习壮文,那时学的是基础壮文。我是用学英语的方法学壮文的——用汉字去标注壮文读法。当然随着逐渐会拼会读,我发现学壮文其实和学汉语拼音有相通之处,就是表达的意思不同而已。在我会拼以后,我开始“疯狂壮文”学习模式。那就是在民大的17天学习里,我在下课的时间从不休息,一直在读壮文,不懂就问。回到宿舍除了吃饭睡觉,所有的时间都在读壮文,就这样,17天里,我把广西民大教的几本壮文教材读了2遍,把《壮文900句》的书和光盘读了不下五遍。于是,我在当年顺利考取了壮语水平考试初级证书。

的词语就直接问他们。更多的时候,我是和老师交流。我认真的听老师们上课,老师讲到疑惑点,我就主动问老师。老师提出的问题我会积极思考并发表看法,这个过程,让老师觉得他不是一个人在上课,他有学员在支持他,而且我思考老师的问题并把我的想法抛给老师,碰撞,就擦出思想的火花。

下课的时候,我也不敢懈怠,马上做好课后练习,拿去给老师看。卢勇斌教授很欣赏我的学习态度,他鼓励我说:“你那么好学,你可以成为理论家。”我不明白卢老师的意思,他就解释说:“会普通话,会新民话,会白话,现在又学会壮话,又那么爱思考,可以把这几种民族语言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找出这几种语言的共同点,你就是理论家了。”后来,卢教授还对我说:“你学得那么好,你应该可以写文章的。”呵呵,写东西,似乎是我与生俱来的爱好,我确实想用壮文写作,我想,我一定会尝试走这条路的。我把这些说出来,是觉得,一个善于思考和交流,总能找到路走下去,就像这个壮文。



我和壮文的故事

刚入学的孩子,重新投入知识的海洋里,希望自己能学会标准壮文。

第一次,我发现壮文字母是那么有趣,像英语却不是,像汉语拼音也不是。借着书本上的图案,再联系自己的本地壮话,我居然偶尔能拼读出来,老师们都说我是棵学习语言的苗子,再加肥料,一定能茁壮成长。而我自己知道,我是真的对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觉得它亲近,不可抛弃。

2012年暑假,我第一次正式参加壮文培训,从最基础的壮文声韵调入手进行学习。培训班在广西民大开办,我学习十分投入,下课和休息时间都在研究课上老师教发音的方法,不停地重复练习“b mb m f v”的发音,而老师在课堂上教的“son mwngz hwnj max gvaq dah”等这些记音调的方法,时至今日都还印象深刻。还记得在上第七、第八调音这个内容时,老师的一次提问,由于被提问者回答不当,引得全班哄笑。“嘘……”老师说:“等我们来练习下高音和低音,我要是念高音呢,你就念低音,反之,你念一个,我回一个与你相反的。”话音落下,老师开始看名单点名,我提心吊胆的,因为我老记不住这些音,由于心里害怕,我眼神都不敢看向老师。很不巧,老师一点就点名。怀着忐忑,我等着回答,老师念“oep”,我念“oeb”,老师满意地微笑着示意我接下去,我念“oep”,老师念“oeb”,停了一下,大家都笑了,说“错了”。原来,那时我只记得“oep”,所以就接着念“oep”。虽然出现了这段插曲使我有有点尴尬,可是我却牢牢记住了这两个读音。

2014年的暑假,学习壮文的17天里,我还挺满意自己一直在写学习壮文日记,想想当初要是不动手写,现在就只有飘渺的记忆了,现在我起码还留下了看得见的文字。当然,17天的刻苦学习,我把中级壮文教材读熟了。而在课余时间,我就把厚厚的高级壮文教材“啃”了三遍。那时我对壮文高级等级考试还真是成竹在胸呢。

天道酬勤,本来不会说壮话的新民婆,硬是通过刻苦学习,真的考取了广西壮语水平考试高级证书。

现在,我可以上壮文课,可以用壮文写作。我感觉,学壮文很有趣。

(作者:上林县大丰镇皇周小学 黄桂香)

有一种能力,叫做与生俱来。壮语对于我便如此。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掌握这门语言的途径。后来,上学了,我接触了中文、英文,知道了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特有文字,那时也从没怀疑过有没有壮文——与自己母语一致的文字。

与壮文第一次相遇是在2011年,那是我参加工作加入教师队伍的第一年,常常在会议上能听到领导勉励:我校是一所壮汉双语学校,我们肩上也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而且担当着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因此,壮文的教学既是任务,也是体现我们对传承民族文化的一种态度。随后,我常常在校园里听到与自己母语相近却又有点不同的语言,带着好奇,我经常向老教师们打听,并跟着他们学这样的语言。慢慢地,我发现这门语言跟我们邻里间平时沟通的壮话有许多相通之处,不同的是音调和一些词语不尽相同。老师们告诉我,这就是壮文,是我们壮族人民的特有文字。有那一刻,我欣喜若狂,心里雀跃着,原来我们壮族人民的文字就是壮文,我们从小就说的壮语居然真的可以用文字写出来。那时,我打心里钦佩前辈们,他们为壮族人民创制出了文字。也是从那时起,我如饥似渴地跟着学前班老师学习,借用最初的课本,像一个

如今,我与壮文结缘已经好多年,从最初的着迷,到后来的深入了解,再接着我拿到了壮语水平考试中级证书。我知道,我取得的进步,离不开民大老师们的辛勤培育,也离不开同学们的热心指教。我还知道,证书不能代表什么,我还会一如既往地学习钻研壮语,像千千万万个壮族儿女一样,为传承民族文化出一份力。

(作者:贵港市覃塘区蒙公镇高占小学 韦兰妹)

我与壮文的故事



我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乡村女教师,自1992年9月1日从教至今已有了25年的教龄。我一直在教学一线上奋斗,有不少收获,下面谈谈自己在壮文方面的一点收获吧。

记得我刚刚到东平镇东平中心小学任教时,已经有几位本校教师参加过壮文培训。后来,在校领导的重视及教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我校成为二类模式的壮汉双语学校。从此,学校派出老师参加壮文培训的人次渐多,次数也逐渐频繁起来。由于那时我是位中年教师,乘车又会严重晕车,一想到外出学习,我第一反应就是不要派到我。早在2012年,学校教务主任安排我去参加壮文培训,我跟她推脱并说明我不想去的理由,结果侥幸推得一次。但是好景不长,俗话说“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后来我还是被指派去参加培训。我真想不通,为什么学校不继续指派之前参加过壮文培训的老师呢?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原因是:我的母语是壮语,而且我家乡的方言跟壮语标准语接近。就这样,我第一次和农秀华老师一起到广西民族大学学习壮文十余天,农老师在提高班学习,而我是初次来学,当然是基础班。由于学校事务耽误,我两天才报到,比别人少学习了一天。按照课程安排,第一天教授教学员认读壮文的22个声母和6个舒声调,第二天学习的内容为复习第一天所教的内

容。尽管我是第二天才开始学习,但我很快学会了声母和舒声调。我发现,我比周围的学员学得快,难道是我学习时比他们认真?后来我明白了:我讲的壮话方言大部分跟壮语标准语一样,学起来当然比别的学员容易,同时,我英语学得不错,把英语的方法触类旁通用到壮文上来,拥有这样的优势我还担心学不好壮文吗?

培训回来之后,我兴趣正浓,一有空就反复练读壮文,读到喉咙痛都不想停止。后来我又动笔写写,记忆,有时还把自已用壮文写的文章读给身边的人听。从此,我对学习壮文越来越感兴趣,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不久,在本校一次文艺汇演前,我和农秀华老师共同指导学用壮文唱《月亮出亮晶晶》,结果在决赛中荣获三等奖。这是我在学习壮文之后,第一次在学用壮文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时隔两年,即2014年暑假,我有幸参加第二次壮文培训,那次我只有我一人前去培训,参加了提高班学习。提高班主要学习壮文俗语、壮族的历史文化、壮族民间故事等。学习时间只有十余天,我抓住难得的机会,虚心向讲课的教授请教,如饥似渴地学习壮文新知识。在培训最后一天,我参加了壮语水平初级考试,考得合格等级。这又是我在学习壮文方面取得的一点成绩。

之后,学校要派学生到南宁参加第三届全区小学生讲标准壮语故事比赛。比赛前,我和农秀华老师做了大量指导工作。农老师负责确定学生讲故事的内容,并拟定故事的题目为《梦想成真》,我负责把故事翻译为壮文。翻译过程中,我把所学的知识运用上来,翻阅了壮文书籍及相关壮文课本,翻译中和农老师一起反复推敲,并把内容浓缩,提炼成精彩的翻译稿。翻译工作完成后,我们物色了人选,选三年级周利勤同学为参赛选手。我们看中她不但壮话说得熟练,而且她在壮文课堂上表现最出色,学习壮文很积极,而且人天真可爱,十分活泼。然而,在接下来指导她练讲当中,当听说要到南宁参赛时,她害怕了,犹豫着想放弃。为了打消她的顾虑,我和农老师耐心地开导她,鼓励她,终于让她树立信心。在接下来的练讲中,有某个单词讲的方言音太重了,比如:ndei(好),老是讲成neiz,我们又不厌其烦地指导她,直到她讲得标准为止。最后,我们指导她如何把故事讲得出色。周利勤同学学得很好,她能根据内容有声有色地演讲,表情十分到位。最终,她代表学校参加2014年11月11日在南宁举行的第三届全区小学生讲标准壮语故事比赛荣获三等奖,我和农秀华老师也获得指导奖三等奖。我欣喜万分,这是我在壮文方面取得的最高荣誉。

通过这么点点滴滴的收获,使我更加喜欢自己民族的文字——壮文。我有决心和信心教更多的学生学好壮文,把本民族的文化传承下去。

(作者:天等县东平镇利益小学 梁利英)